

棉朵赛白云 又到采摘季

新疆调研:棉花单产、总产可能不及去年

■ 首席记者 乔林生

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棉花叶片脱落速度加快,新疆棉花采摘进入高峰。10月10—17日,期货日报记者在南疆对棉花生产形势进行了全面调研。再结合近日所了解到的北疆棉花市场情况来看,新季棉花市场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



A 地头:已收棉花堆成“雪山”

深秋季节,南疆胡杨树“绽放”出金黄色的叶子,与一望无际的雪白棉田一起,再加上火红的苹果、燃烧的夕阳、绵延的山峰,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在这个收获季,籽棉收购价比去年涨了近一倍,每一位棉农脸上都挂着愉悦的微笑。不过,期货日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很多棉农并不着急下地摘棉,反而花费更多精力在棉田边儿上平整一大片土地。这是为什么呢?

新和县种棉大户胡友谊告诉记者,今年棉花生长发育期延迟7—15天,生长整齐度也不理想,部分棉株已经全株吐絮,而部分棉株还挂着大量青桃,棉农在等待棉桃全部成熟后再采摘。往年这个时候,多数棉花已被采摘,而今年才刚开始。不过,今年的机采率

估计会进一步提高,采摘时间也更为集中。一旦开始采摘,进度就会很快,棉农心里有底儿。至于棉农为何要在棉田边儿上平整土地,就是棉农惜售及持货等价的主要表现之一了。

“往年棉花采摘后会立即送往轧花厂出售,但今年棉农的期望值较高,特别是受到新棉上市初期手摘絮棉等收购价高开高走的刺激,很多棉农计划把采摘下来的棉花堆放在地头等价。”胡友谊说,棉农手中拥有较大规模流转过来的土地,再加上承包亲友的土地,籽棉采摘量很大,他们根本没有充足的库房来存放。因此,在籽棉开始采摘前,才会在棉田边儿上整理出一个临时存放棉花的场子。

在图木舒克市等棉区,记者看到很多棉

田里已经堆起了棉花垛。由于南疆“下蛋机”较少,这里的棉农大多租用的是带一个大铁斗的采摘机,采满一斗倒出的籽棉足有一吨重,很快就可以在地头堆起一座“棉花雪山”。

据棉农反馈,今年一些棉株到了生长后期还相对贪青,和用拖拉机喷洒落叶剂不均匀也有一定关系。部分棉田里,拖拉机作业时碾倒了不少棉株,地头与地边儿的棉花和大田中的棉花相比,生长情况存在明显差异,这让采摘下来的籽棉中留存下较多的青桃与棉花叶片。

相比南疆,北疆采摘进度更快,且机采比例较高,同时大部分棉农还使用了棉花“下蛋机”,采摘下来的棉花质量高、杂质少。

B 棉农:篷布一盖就是不卖

“过几天再摘,我不急,地里的棉花还在长着呢。”铁门关市棉农温新建感慨说,新季籽棉上市初期时,北疆部分地区的收购价最高超过11.5元/公斤,而现在南疆的轧花厂居然想在10.5元/公斤附近大量收购,有点“白日做梦”了。

10月11日,期货日报记者在铁门关市棉区调研时发现,周边的4家轧花厂只有一家挂牌收购,但出售棉花的大型车辆还是不少的,这多少和温新建所讲的棉农不愿售棉有些出入。

来自山东的一家正在新疆进行棉花产业大开发的公司的业务人员告诉记者,当地之所以出现如此现象,一方面说明棉农与轧花厂均存在较强的博弈心态,另一方面也说明无论是棉农还是轧花厂,内部都存在分歧,大家对后期籽棉收购价的预期并不一致。

据了解,随着近年来新疆土地流转的加快,再加上相关机构加强对土地、水资源的管理,以及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新疆棉花种植越来越向优势区集中,重要的是棉农与

轧花厂、轧花厂与农资供应公司、轧花厂与投资机构及期货风险管理公司等合作渠道和模式越来越多,操作流程和手法也越来越成熟,相应的棉农所面临的资金压力不断减轻,收入日渐稳定。因此,在今年新产籽棉收购价高开高走后,在棉花产量不及前期预估的加持下,部分棉农滋生了较强的持货待沽心理。

“我们家采摘下来的棉花当天就‘随行就市’出售给了轧花厂,但轧花厂与我们有合作关系,前期我们的卖价高达11.2元/公斤。”在呼图壁县承包2500亩棉田的朱大姐表示,往年产量正常的情况下,每亩棉花可净挣2500元,今年更甚,籽棉收购价比去年高了4—5元/公斤,较高的种棉收入正在改变未来的棉花产业格局:一是棉农种植积极性提高,大量流转土地进行棉花种植成为主流趋势;二是产业外资金与市场主体介入增多,主体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三是农资、土地流转费用大幅增加,部分地区的土地流转“中介费用”已经从过去的50元/亩涨到200元/亩,土地租金

从500—800元/亩涨到1000—1300元/亩,如果再考虑农资等价格的提升,那么明年棉花的种植成本将在3000元/亩,这意味着明年的棉花单产在450公斤/亩、籽棉出售价在7元/公斤才能保本,但除去今年的籽棉收购价较高外,多年来全疆籽棉收购价是不足7元/公斤的。

在阿克苏市的一些棉田,记者看到,雪白的棉花正在盛开,但采摘进度并不快,一方面是部分棉农有意推迟采摘时间,另一方面是一些棉株仍在生长。另外,采摘机周转缓慢、部分地区柴油供应趋紧,也不利于棉花采摘工作的顺利开展。

从当前南北疆棉农的整体心态来看,虽然预期较高,惜售心理强,但由于籽棉收购价已经连续多日徘徊不前,再加上部分轧花厂收购甚至不断下调收购价,特别是有关机构重地库存棉、郑棉期价重心下移,持有“篷布一盖就是不卖”心态的棉农正在减少,毕竟今年的籽棉收购价是多年来罕见的高价,尽早落袋为安或许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C 产量:减产格局基本确定

“作为种子公,我们时刻关注着全疆棉花单产与总产的变动,要求公司业务人员每天晚上上报了解到的数据。”据库尔勒市一家棉花种子公负责人介绍,该公司分布在全疆各地的业务员有近200名,从今年棉花开始采摘以来汇总的产量数据来看,单产与总

产均不及预期,往年很常见的450—500公斤/亩成了“奢侈”。

期货日报记者在与部分棉农及农业技术人员沟通后了解到,相比去年,很多棉田的减产幅度在50公斤/亩。究其原因,一是部分棉区在今年春季出现低温、降雨与大风天气,

推迟了棉花种植时间,同时还造成部分棉田重播;二是部分棉农为了让棉株多结棉桃,在进地管理时打顶不及时,随后碍于光照不足和气温下降较快,棉株贪青;三是在棉花生长后期,新疆很多地区光照不足,不利于棉株顶桃吐絮。此外,今年新疆棉花种植总面积略减,加上单产不及预期,总产估计也没有前期预估得那么乐观。此前相关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新疆棉花种植面积为3718万亩,预计产量在520万吨。

“从收购情况来看,单产和农分与去年相比均出现下降。”铁门关市一家轧花厂负责人认为,部分棉田的减产幅度超过15%,部分高产地块儿可能减产80公斤/亩,初步估计全疆棉花总产在500万吨。

在棉田进行实地调查时记者看到,往年不常见的青桃今年则有很多,个别棉田的棉花甚至全株仍枝叶茂盛。另外,很多顶桃要么结得很小,要么就是一个枯萎的花蕾,对产量影响很大。一位在田间忙碌的棉农说,在籽棉价格一般的年份,能不能挣到钱,就看顶桃了。



产量:减产格局基本确定

D 轧花厂:心态冷静“您愿咋咋”

今年新棉开秤价高开高走,和近年来新疆地区轧花厂产能不断提升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今年,很多轧花厂都新上了生产线,在籽棉采摘前就形成了较浓的抢购氛围。不过,面临籽棉收购价一日高过一日的局面,很多轧花厂反而冷静了下来,不是迟迟不收购,就是控制数量收购,甚至部分还采取天天小幅降价的策略。

据了解,今年7—9月,面对较为乐观的市场预期和下游利润丰厚的市场态势,部分轧花厂在棉花期货、期权市场进行了买入操作,逻辑是既然预期新棉价格会高开高走,不如在期价较低时先锁定货源。从最终结果来看,这部分轧花厂获得了较好的综合收益。一方面,通过期货市场成功降低了棉花的收购成本;另一方面,保证了下游订单的原料供应。最重要的是,当籽棉收购价高开高走时,他们也可以以较高的价格适量收购,同时敢于在期货市场进行买入套保操作。

“我们轧花厂租给一家大型棉花购销集团了,籽棉收购定价多少、数量多少,全凭集团决策层讨论。面对棉农的竞价惜售,我们的策略是‘您愿咋咋’。”尉犁县一家轧花厂负责人说,该集团的经营覆盖棉花全产业链,不但种植有100万亩棉花,而且拥有数十家轧花厂,同时还设有纺织厂,籽棉价格高了,集团的棉花种植收益就好,虽然下属的轧花厂在经营方面有一定压力,但完全可以通过集团内部来解决,如原料方面仅集团种植的棉花就可以提供一大部分。因此,面对高企的籽棉价格,集团下属轧花厂基本不跟风收购。进入10月中下旬,籽棉收购价已有所回落,此时再收购,成本肯定具有优势。

期货日报记者在南疆调研时发现,现在的轧花厂与过去的轧花厂相比要复杂得多。过去,轧花厂就是一个棉花加工车间,业务单纯,而现在,轧花厂承担了更多业务,具备了较多功能。可以说,轧花厂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例如,在棉花产业集团眼里,轧花厂是连接棉农与下游纺织厂的渠道。产业集团通过轧花厂为棉农提供各类农资与融资,同时与棉农签订籽棉收购合同,早早把棉花资源掌握在手中,惠农的同时也方便了企业经营。与此同时,产业集团为了适应下游纺织厂的需求,不断提高棉花质量,还通过轧花厂与种子子公司等合作,推广棉花良种,再通过轧花厂的单收、单存、单加工等操作,把高质量的棉花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给下游有特殊需求的企业,从而实现棉花的高附加值收益。

阿拉尔市棉花专业人士李俊伟告诉记者,当前南北疆籽棉均已陆续上市,估计机采棉主流价将稳定在10.3元/公斤,大部分轧花厂也将全面展开收购,今后10天左右,全疆籽棉收购进度就会大幅加快。

E 收购:籽棉报价日趋稳定

期货日报梳理9月中旬以来新疆籽棉收购价的变动情况发现,整体呈现高开高走、振荡下滑、渐趋稳定三个阶段。第一阶段,9月中下旬,新疆手摘棉尤其是手摘絮棉上市,市场收购价高开高走,但由于当时籽棉仅零星上市,这时候的价格并不具代表性,更何况手摘絮棉用途特殊、附加值高。进入10月,特别是在国庆节长假期间,受美棉价格上涨提振,再加上产业外投资机构大量介入,随着北疆棉花采摘工作的全面推进,籽棉收购价一路上行,部分产区最高价突破11.5元/公斤。第二阶段,面临日渐高企的籽棉收购价,轧花厂风险意识增强,棉农持货观望,市场形成博弈格局,此时有关机构加强了对棉花价格的调控,国内外大宗商品期价也自高点回落,轧花厂开始尝试性下调收购价,部分棉区的籽棉收购价直接从11.5元/公斤降到10.7元/公斤,随后又给出10.3—10.5元/公斤的报价。棉农面对振荡下滑的价格,仍坚信后期还会涨回来,进而令市场在采摘旺季出现“有价无市”的现象。第三阶段,10月中下旬开始,受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特别是在籽棉集中上市、棉花期价持续回落的情况下,部分棉农开始接受10.5元/公斤的收购价,轧花厂也放大了收购量,市场收购价渐趋稳定,一些产区的收购价进一步下调至10.3元/公斤。

调研中记者发现,今年轧花厂收购的籽棉杂质偏多,轧花厂雇的工人除了要挑拣三丝,还要挑拣混在其中的青桃与棉叶。不过,由于加工技术提高,再加工有关机构今年加强了对高水分特别是掺水棉的监管,加工出来的皮棉,质量还是不错的,部分新产皮棉已在23000元/吨附近小批量成交。